

舞女

王季明 著

舞女

王季明 著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舞女 / 王季明著.—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5.10

ISBN 978-7-5496-1571-1

I. ①舞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96834 号

舞女

著 者 王季明
责任编辑 朱耀华
特约编辑 单 弘 甫跃辉
装帧设计 张志全

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(邮政编码200041)

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印刷装订 上海译文印刷厂
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890×1240 1/32
字 数 145千
印 张 8.875
印 数 1-2000

ISBN 978-7-5496-1571-1

定 价 32.00元

目 录

跑啊跑 / 001

跳啊跳 / 023

走啊走 / 048

找啊找 / 087

飞啊飞 / 106

跟 踪 / 126

羞 辱 / 145

迎 宾 / 169

舞 女 / 189

颤 栗 / 207

春 游 / 230

游啊游 / 249

跋 / 273

跑啊跑

1

深秋一个大清早，一阵滴滴嗒嗒的声音把我从梦里惊醒，睁开惺忪的双眼，看到头顶老虎天窗外一片灰蒙。揉了揉眼眵，这才看清天窗上布满水珠。大大小小的水珠，在倾斜的窗玻璃上慢慢蠕动，最后成了细长的水线，在窗玻璃上慢慢往下流着。

寂静的阁楼里突然响起尖锐的闹钟声，一看7点到了。我一骨碌从被子里钻出，虽然打了个寒噤，但还是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，从阁楼边的竹扶梯上迅速爬了下来。我知道母亲不在，她总是大清早出去清扫弄堂，我赶紧刷牙洗脸，然后打开草窝。草窝的上层有一层薄薄的棉被，棉被下面放着一只钢精锅子，里面是母亲烧好的泡饭。

稀里哗啦吃了一碗泡饭后，背上书包，出了家门。家门口是一条深长的弄堂，弄堂上空一片灰蒙，灰蒙中落着雨点，一滴一滴打在由鹅卵石铺成的蛋格路上，发出清脆的声音。弄堂里的穿堂寒风伴着雨丝在呼呼地怪叫着，我双手冰冷，不由把两个拳头往嘴边哈了几口气，贴着屋檐朝前弄堂口走去。刚走了两步，一想不对，马上返身转向后弄堂口。我不愿往前弄堂口，是知道

“四类分子”的母亲就在那里被人监督劳动。

母亲是“四类分子”不假，母亲被监督劳动更是不假。我呢，死猪不怕开水烫，早已习惯。今早之所以不愿从前弄堂口出去上学，是怕见到母亲那双哀怨的眼睛。

昨晚临睡前，母亲说，阿四头啊，跟你商量件事。看着母亲忧心忡忡的样子，我非常奇怪。她是母亲啊，母亲说事还要跟我商量？我说，你说吧。母亲说，今天老黑皮找我了。一听，我紧张了。谁都知道老黑皮是里弄居委会治保主任，我妈说是接受全体居民监督劳动，说穿了，全体居民根本不会监督我妈，真正有事无事监督我妈的就是老黑皮。他想干吗？我问。我妈说，老黑皮说了，从明天起他家小黑皮将转到你们班里上学了。小黑皮我认识，他是培进中学的学生，怎么会转学到我们市一中学来呢？母亲说，小黑皮为何转学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老黑皮跟我说，你们以后是同班同学了。我奇怪了，是同学怎么样？母亲没吭声，想了想，说，老黑皮也没说什么，但你知道小黑皮是他独生子，宝贝疙瘩。我还是不明白，说，这个宝贝疙瘩跟我啥搭界呀。母亲说，是呀是呀，我只是告诉你，你们是同学了，以后呢，你要多听小黑皮的话，他让你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，不许还嘴，不许打架，听到没有？凭什么？我双眼瞪得大大的，咄咄逼人。母亲长叹一口气说，阿四头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。我说，我真不懂。母亲说，不管你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，我这不是与你商量嘛。听着母亲放软的声音，我觉得委屈，想哭又哭不出。我怎么会不懂呢，不就是母亲是四类分子？可我不是四类分子。

我脑子里想着什么，母亲一清二楚，她从桌前站了起来，一

双哀怨的眼睛看着我，说，是啊，我已被监督劳动了，凭什么让我儿子还要受那么大的委屈呢，没道理呀，他要整就整我吧。母亲轻轻地说着这些话时，我内心一动。我看到昏黄的灯光下，母亲原本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，现在变得毫无光质。更让我揪心的是，枯萎的黑发间竟然夹杂着大把大把的白发。母亲40都还不到啊，我不能让母亲再受老黑皮欺负了，老黑皮的意思不就是想让我成为一个“四类分子”吗？成就成吧，谁怕谁呀。我说，妈，没事的，我听你的。已经转身的母亲站住了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慢慢走到我跟前，双眼注视我，随后紧紧抱住了我。母亲的泪水一滴一滴地砸到我的脸上，滚烫，滚烫。她哽咽道，阿四头，没办法啊……

很快我就到了余姚路99号市一中学门口。低头刚刚踏进学校大门时，门房间的屋檐下猛地冲出一个人。我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看是小黑皮。

小黑皮说，阿四头，我在等你。我脱口而出，你等我干吗？小黑皮的眼睛瞪大了，晃了晃精瘦的黑拳对我说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跟班，你得每天大清早跑到我家门口等我上学；你得每天替我背书包。我脑子一热，早忘了昨晚对母亲的承诺，说，凭什么？小黑皮没有回答，而是看了看细雨中的天空说，还有，下雨了，你要替我打雨伞，明白没有？我说，不明白。话音刚落，小黑皮冲了上来，张开一双长胳膊夹住我的脖子，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倒了下去。小黑皮用劲把我的脑袋朝他怀里挟，我感觉脖子快断了。小黑皮边夹我头颈边说，你狗日的嘴还硬，你答应不答应？不答应老子夹死你。我眼睛直冒金星，知道反抗不过小黑皮。

我喘着气说，行行，小黑皮你想怎么样都行，好不好？小黑皮这才松开胳膊，踢了我一脚，说，妈的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说完扬长而去。

学校门口进进出出的同学很多，没人注意我。

我背过身，委屈的泪水早已哗哗流下。

2

那天，转学而来的小黑皮非常张扬地向全班宣布，我是他的跟班。同学们都笑，说他妈的什么跟班，不就是狗腿子嘛。跟班也好，狗腿子也好，总之我在全班同学面前就是个没用的家伙。

小黑皮有用。

小黑皮长得高大威猛，尤其两条有力的长腿，引起体育老师吴芬的强烈注意。

体育不是主课，但在整个中学过程中，吴芬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。从进中学上第一堂体育课开始，她就喋喋不休说起她的光辉业绩，说她发现并培养了刘雅芳。刘雅芳是谁我们不知道，但从吴老师嘴里我们知道，刘雅芳刚进中学时，她就敏锐地看到了刘雅芳的潜质，培养她学游泳。很快，住在穷街上的刘雅芳被送往市六十一中，再过不久，就参军了，成了南京军区一名运动员。据说再后来，刘雅芳多次打破全国女子 50 米、100 米自由泳全国纪录。刘雅芳究竟有没有打破全国纪录，我们不知道，吴老师说她 14 岁参军，是事实。我从我家西康路拐到常德路新丰路口刘家门口侦察过，果然，她家大门上贴着一一条亮闪闪的

红纸，上面写着：光荣军属。

吴老师说她培养刘雅芳成了游泳冠军，她本人游泳怎么样？很快我们领教了这位体育女老师的风采。

那年深秋，我们随吴老师去曹家渡温水游泳池上游泳课，那时我们都不会游泳，见到水都怕。吴老师说，你们这些小屁孩连个游泳都怕，将来怎么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啊？小黑皮嘻皮笑脸地看着吴老师说，老师你说你培养了刘雅芳，你能不能游一两圈让我们开开眼界啊？吴老师笑笑说，行啊，不过我游个三两圈后，你得第一个下水跟我学游泳。小黑皮说，行啊。

吴老师一转眼离开了泳池，过了一会儿她从女更衣室里走出来，穿着一件紧兮兮的黑色泳衣，原本长长的头发整个盘进黑色泳帽里，眼睛上架着副宽大的黑色泳镜。除了裸露在外的肌肤是雪白的，其余地方都是墨黑，最让我们讶异的是她手里还拿着一副漆黑一团的皮质鸭脚板。这个皮质鸭脚板是干吗的，我们不知道。只见她不慌不忙地把鸭脚板套到了脚腕上，慢慢地从泳池边滑了下去。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，发现下到水里的吴老师整个身体一下拉长了，像条黑色的大鱼，猛地朝空中一个大翻身，整个蹿了出去。水面就像光滑的绸缎，在吴老师的自由泳下，不断被裁剪、复合，美得让我们目瞪口呆大气不敢喘。

吴老师游了三个来回，从水里钻了上来，摘下泳帽，黑黑的长发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，晶莹剔透的水珠四溅，我失神叫道，美人鱼！

我彻底信服了。

我实在没有想到，令我憎恶的小黑皮竟然走到深水区边，恭

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说，吴老师你太厉害了。小黑皮话还没说完，吴老师伸出一只手，对准小黑皮的腰眼一推，小黑皮跌入深水区。我们吓得狂叫起来。吴老师像是没听见似的。小黑皮在水里拼命挣扎，吴老师眯起双眼，仔细观察，在小黑皮就要沉下去的一瞬间，她果断操起救生竿伸过去，小黑皮死死抓住救生竿被拖到水池边。吴老师一把把他从水里拎了起来说，身材、体质不错，今后要看你自己了。

吴老师这话，让我们都觉得莫名其妙，后来才知道，吴老师决定培养小黑皮了。不是培养他成为游泳健将，而是 8000 米长跑选手。

3

做了一个星期狗腿子后的一天大清早，我照例去等小黑皮家门口等他。到了他家门口，发现石库门两扇黑漆漆的大门敞开着，天井里铺天盖地放着好多花圈花篮，黑压压站着一片人。老黑皮苦着一张黑脸在默默抽烟，他左臂箍着黑纱，腰上系着白布条，四周站着一些脸色黧黑的男男女女，都穿着粗布，神情凝重。

那天小黑皮始终没有从家里出来，我就上学去了。后来从母亲嘴里得知小黑皮的娘死了。怎么死的，我不知道。母亲说，那时她正在弄堂里捅阴沟，有人跑来跟她说，阿曼死了。阿曼就是老黑皮的老婆，也就是小黑皮的娘。

那天出殡，母亲也想去龙华火葬场送送阿曼，被老黑皮拒绝了，老黑皮严厉训斥母亲说，阿曼是纺织厂工人，你是纺织厂老

板的小老婆，你他妈的算什么东西，你只有老老实实低头接受劳动改造。结果是老黑皮把母亲送去的被面子扔了出来，母亲红着脸讨了个没趣。

出殡后，小黑皮照例要上学，我照例要去等他，替他背书包。

那天我到了他家天井口，推门一看，只见一个小巧玲珑的女人站在天井里扫地。这个女人我从没看见过。她一看到我，笑笑，我愣住了。这个女人尽管长得像小黑皮一样黑，但是五官精致，笑容甜美。她说，僚找谁？一个僚字，道出了苏州口音。我刚想回答，小黑皮从里屋走了出来，一见我，眼皮都没抬，而是像传皮球一样把书包抛给了我。我听到他说，小舅妈我上学去了。女人说，好的，僚早去早回。

路上我有些奇怪地问，她是你小舅妈呀。小黑皮说，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我问，她怎么会在你家的。小黑皮大大咧咧地说，我妈死了，她与我小舅舅从苏州来奔丧。我小心问，你妈的葬事不是结束了吗？他说，是呀，农村苦，小舅舅把她留下，要我爸给她找个生产组干活。我说，好像不行吧，她得先到派出所报临时户口。小黑皮有些不耐烦了，你他妈的查户口啊，对我爸来说，不是小菜一碟吗？

4

吴老师出其不意要去小黑皮家家访。

吴老师对我说，你陪我去吧，我知道你是小黑皮的跟屁虫。她不像小黑皮说跟班；也没像同学们说狗腿子，而是说跟屁虫，

可见中国文字厉害，一种意思可用三种话语来表达。吴老师这样说，我当即不悦，我说，我可以给你地址，你自己去。吴老师笑笑说，你生气了吧，老师只不过开个玩笑而已，你们西康路那个东麻里像个迷宫，你给我地址也没用。我还是不肯，我说，你让小黑皮陪你去不就得了。她摇摇头说，不，我不能让他家有准备，我要突然袭击，看看他们家长究竟什么态度。如果家长不支持，没用。再说，长跑训练是非常艰苦的，不知小黑皮最终能否会像刘雅芳那样成材。

那天傍晚天色阴暗，秋风肃杀，我缩着脖子陪着吴老师到了小黑皮家。当我们进入他家后，他们都一愣。老黑皮以为老师来告状的，一双尖锐的眼睛死死盯着小黑皮，小黑皮显得莫名其妙，还是小黑皮的小舅妈机灵，马上给我们泡上了茶。

吴老师开口就说，你家儿子四肢发达，尤其下肢较长，弹跳力非常好，如果你们家长同意我训练他长跑，只要他刻苦努力，我想他能进威海路上的市六十一中。

老黑皮当然听懂了，只是不解市六十一中是什么意思。我马上说，市六十一中就是体育学校呀，市队呀，国家队呀，还有部队呀招人都是从这个学校招收的。老黑皮一听脸上高兴得像一棵老树开了花，连连说，好的好的。我家小黑皮门门功课开红灯，如果能跑出出息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

吴老师与老黑皮说着，小黑皮始终不吭声。在征得老黑皮的同意后，吴老师对小黑皮说，现在就看你了。小黑皮低头还是不吭声。老黑皮火了，突然挥起拳头要揍小黑皮，被吴老师拦住了。吴老师说，这事勉强不得。尽管我非常憎恶这一家人，但我不解

小黑皮为何不答应呢？如果吴老师看中的是我，我会高兴得一蹦三丈高呀。

小黑皮的小舅妈走到小黑皮跟前，说，你怎么啦。小黑皮猛地抬头说，让我练可以，但你得保证我像刘雅芳那样能去当兵。吴老师笑了，说，我从不打保票。要进部队关键看你自己。不过有一点可以告诉你，每年春季运动会，南京军区都会派人观看，如果你的成绩在少年组里技压群雄，机遇是有的，关键是看你接下来五个月的训练。小黑皮眼睛顿时发亮，双拳紧握，用力地点点头。

吴老师要走了，临走时关照老黑皮，时间不多了，离春季运动会也就五个月时间，学校训练是一个方面，关键还是孩子自己，作为家长，无论刮风下雨，你必须督促他每天清早跑完 10000 米。另外要注意孩子的营养。老黑皮还没说话，小黑皮的小舅妈抢着满口答应。

我陪吴老师走出小黑皮家门口后，吴老师回去了，我被老黑皮叫住了。

老黑皮皮笑肉不笑对我说，阿四头，你那个小老婆娘最近扫地、捅阴沟表现不错。接着他又说，考验你的时刻到了，从明早起，你必须陪小黑皮长跑。

5

回到家里我对母亲说了。母亲的泪水就掉了下来，说，每天陪他上学拎书包也就算了，现在每天清早还要陪长跑，五个月啊，讲理不讲理呀。我没吭声。母亲说，阿四头不理他，他想怎么整

我都可以，我不怕。我看了眼母亲，说，这事你别管了，我也想锻炼锻炼身体，从明天起，我把闹钟调到5点钟。母亲哆嗦了一下。每天清早5点正是她起床接受监督劳动的时间。现在看来她儿子与他一样要变相接受“监督劳动”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闹钟响了，当我从床上跳起，穿好衣服，从阁楼上爬下时，看到母亲已经在客堂间里忙东忙西了。我拉开门就要走，母亲从草窝里拿出一只热乎乎的大饼对我说，先吃点，填个底。

拿着热乎乎的大饼，闻着星星点点喷喷香的黑芝麻，我就想哭。

我妈说，乘热吃吧。跑完步回来，草窝里还有碗甜浆。

我妈每月只有13元收入，一只大饼3分，一碗甜浆5分，这8分钱对我们家容易吗？我对小黑皮与老黑皮不由咬牙切齿地仇恨。可我没办法，我还得跑到他家门口，笑脸相迎。

打从长跑后，小黑皮不得了了。球鞋是崭新的，运动衣也是崭新的，还是大翻领，不但保暖而且时髦。这些不算，更让我妒忌的是，小黑皮每天长跑不但有大饼、甜浆，还有一瓶牛奶。这牛奶是从哪儿来的？我知道，只有生孩子的女人才有资格订奶喝。我没问小黑皮，但我知道肯定是老黑皮搞定的。

我记得，这一跑就由深秋跑到了隆冬。

隆冬季节的一个大清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

那天起床后，我抬眼看到在昏暗的电灯映衬下，老虎天窗上一片白茫茫。我站起推了一下老虎天窗，纹丝不动。我知道下雪了，而且雪下得不小。

起床后，我照例来到小黑皮家门口，天井大门虚掩着，小黑

皮的小舅妈已经站在天井里了，她一见到我就笑眯眯地说，阿四头辛苦你了。不知怎地，对这个娇小玲珑、一脸可亲的小舅妈，我总有好感。她怎么也不像老黑皮与小黑皮，可见人与人有时真的不一样。

从小黑皮家门口出来后，我和小黑皮一前一后开始长跑。天空还在飘着雪花，夹杂着寒风，像刀子一样割在我的脸上。我冻得直打寒噤。我的手、脸和双脚都是冻疮。我不像小黑皮，他戴着一副皮手套，把运动衣的拉链拉到脖子口，脚下穿着一双崭新的回力牌球鞋，除了脖子以上，身上可谓密不透风。我呢，脚上穿着一双破解放鞋，身上穿着件打了补丁的青年装，手里戴着副我妈扫地戴过的纱手套，浑身上下没一样东西能与小黑皮相比，看着始终跑在我前面的小黑皮，我内心不断地诅咒他。我希望他跑步时与汽车撞鼻头；我希望他跑步时滑倒，最好两只大腿粉碎性骨折；我希望他跑步时突然心肌梗塞，最好倒地起不来……可是在这该死的刺骨寒风中，在这该死的雪花飘舞的隆冬清早，小黑皮什么都是好好的，我的希望在他身上连个影子都没有，他呢，反而越跑越带劲，越跑越欢畅，而且跑啊跑，我发现他头顶上冒热气了，他脱了那件大翻领回头朝我一扔，就像每天早上习惯性地书包扔给我一样，我看到他穿着件崭新的红毛衣。我愤怒。小黑皮身上什么都是新的，而我呢？我根本不敢脱了自己的青年装，我里面只是穿着件母亲用纱线结成的破毛衣。

那天，母亲不知是忘了还是怎么的，草窝里没有大饼，我没去问母亲，我是空着肚子陪小黑皮在马路上长跑的。直到被饥饿吞噬得双腿无力时，我才明白一个大饼的重要性。但是没办法了。

我不能停下，我只能跑。我只听到大清早的马路上，我那沉重的呼哧呼哧的声音，像头小兽在黑暗里奔跑，显得分外响亮；我只听到大清早的马路上，我那噼啪噼啪敲打在雪地里的脚步声，显得忽高忽低杂乱无章。

跑啊跑啊，刚才还在眼前的小黑皮已经不见踪影了。他是什么时候不见踪影，我根本不知道。我明白一旦跑丢了，不但我要受到小黑皮双拳的威胁，更重要的是母亲又得受到老黑皮的欺凌。后来总算在武宁路桥下撞上小黑皮，我想坏了，小黑皮在跑回头路了。我准备小黑皮给我一顿饱拳时，没想到他忽然冲我笑了，随即“哗啦”脱了背心，再一次扔给我，我发现他的双脚迈得更大，双臂摆得更有力，黑黑的胸脯挺得更高……他黑色的肌肤上滚动着密密麻麻的汗珠，反射出点点黑色的光，肌肉随着双臂有规律性地摆动着，煞是好看。我不得不说，这个杀胚同学他妈的真的有一身好体魄，让我看着也呆住了。这时桥上突然传来一片女生的尖叫声，我马上明白了，小黑皮肯定是老远就看到这些上学的女生了。风雪之中，他敢于亮出自己的体形与肌肉完全是“扎台型”。

下了桥后，女生们早已不见了，小黑皮的脚步慢了下来，等我跑到他跟前时，小黑皮朝我骂道，你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资本家的兔崽子，怎么能与我们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比呢？

以前每次跑完回到小黑皮家门前，他小舅妈总是披着老黑皮晚上巡夜穿的军大衣守候在门口，像算准了时间一样，只要我一到，她首先把军大衣披在小黑皮身上，随后递上热腾腾的牛奶给小黑皮喝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小黑皮都会朝我得意地笑了，而我

呢，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。家里除了泡饭，或者一只大饼，偶尔会有一碗甜浆外，不会有其他的。

但是那天，那个风雪交加的大清早有了异样。记得到了他家石库门前，我发现少了点什么。究竟是什么，一时半会儿想不起。是小黑皮说起的，他说，我小舅妈呢？是啊，他小舅妈呢？我俩迷惑不解互相对望一眼。随后小黑皮推门，进屋叫了起来，小舅妈，小舅妈。我跟在后面，房间里除了漆黑一团，没有任何声音。小黑皮拉开客堂间电灯，我看到客堂间后面是个布幔。小黑皮又叫道，阿爸，阿爸。也没有声音。接着我看到小黑皮“蹬蹬蹬”地跑到阁楼上去了，那上面是小黑皮与老黑皮困觉的地方。不过也就一会儿，小黑皮“蹬蹬蹬”又下来了，冲我说，怪了，家里怎么没人呢。小黑皮说完一手撩开客堂间中间的布幔，突然我听到他小舅妈说话了，你爸一早出去了。这个声音很突然，让我吓了一跳，我只听到小黑皮嘟囔着，大雪天出去做啥啦。他小舅妈说，我不知道。噢，对了，粢饭、豆浆在桌上。小黑皮没有回答，一双眼睛滴溜溜地盯着床上。我呢，也瞄了一眼。布幔后很暗，只是借着客堂间的余光，我看到他小舅妈靠在床前，被子拉到胸前。令我不解的是他小舅妈脸色绯红，像是喝了酒。更令我奇怪的是，原本娇小玲珑的小舅妈盖着的被子怎么会高高凸起呢，而且还在抖动……

6

跑啊跑，连续跑了四个月，我知道，用不了一个月就要举行